



“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 假信息、宣传和维吾尔人危机

维吾尔人权项目 | 2020年7月



维吾尔人权项目

关于维吾尔人权项目(简称 UHRP)

维吾尔人权项目基于研究倡议促进维吾尔人权利。以国际人权标准为宗旨，发表英文、中文研究报告，捍卫维吾尔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

作者简介

本报告由维吾尔人权项目工作人员撰写，并得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的帮助。

致谢

作者在此感谢所有为这份报告做出贡献的人，包括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wski）和维吾尔人权项目团队的其他成员。

封面设计

插图：叶特苏 ([Yettesu](#))。

© 2020 维吾尔人权项目，

华盛顿特区|1602 号西北 L 街 20036

+1.202.478.1920 | www.chinese.uhrp.org | www.uhrp.org | info@uhrp.org



目录

要点	1
引言	2
背景	3
集中营	5
宣传部和统战部	5
发展中国媒体的叙事和其他官方努力	6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舆论斗争	12
社交媒体	16
宣传攻势	19
人质宣传	21
结论	24
建议	25
尾注	27

要点

- 伴随大规模法外拘押和其实质证据的广泛出现，中国政府关于教育转化营的说辞已从刚开始的沉默、否认，转为试图将这些拘押营描述为“职业培训中心”，并声称这些“职业培训中心”是“合法反恐斗争”工具。试图将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作为其他国家反恐政策可采取的模式推销，这对全世界人权都构成很大威胁。
- 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管齐下”的信息管控策略，阻挠人们获取关于东突厥斯坦(即中共所称的“新疆”)的真实信息，并通过无孔不入的宣传运作将其描绘为政府政策的成功，并攻击报道这一问题的活动人士、新闻工作者和机构。
- 中国政府宣传运动的形式包括官方的新闻报道和官员的公开声明，这些报道和声明对集中营的目的进行了虚假描述，中国政府精心策划和安排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参观集中营，并努力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声明，使中国政府的政策合法化。
- 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共的舆论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包括无孔不入的假信息战。
- 中国政府媒体播放的以强制施压，使海外维吾尔人在国内亲人谴责他们的视频，足以构成“绑架宣传”；维吾尔地区居民在视频中声称没有被迫害，并谴责海外亲人散布“谣言”；视频对海外维吾尔人就如在伤口撒盐，使他们因亲人失踪消失在集中营或被判重刑之痛苦雪上加霜。

引言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¹规定了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权利，但中国共产党却一直想同化维吾尔族人。中共宣称，其2014年发起的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的“严打”行动，旨在打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即东突厥斯坦）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三恶”势力。中国政府认为打击这三股势力对国家的“民族团结”至关重要。尽管北京声称中国广泛存在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但几乎没有证据证实中国政府这种说法的可靠性。相反，镇压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消灭维吾尔人独特的民族宗教身份。然而，中国当局试图以其国内“反恐战”为由，为其限制人民权利、社会警察化及在维吾尔地区建立集中营进行狡辩²。

2017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任意拘留大量突厥民族和/或穆斯林，包括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将他们关押在突然骤增扩大的集中营系统中。调查报告以及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证词显示，集中营内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给被拘留者造成了身心折磨创伤及死亡。中国政府官方网站上提到了这场抓捕运动，包括2017年4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网站上发布的现已臭名昭著的和田洛浦县被拘留者的照片。随着所谓“再教育”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些证据开始被清除。一份后来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于2017年11月发表的机密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命令集中营内的工作人员“强化保密意识、严肃政治纪律和保密纪律。严禁将手机、相机等视频、录像设备带入教学管理区，严禁随意将图片上传至网络。相关重要数据不得汇总、不得传播、不得对外公开³。”

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管齐下”的信息管控策略，阻挠人们获取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真实信息，并通过无孔不入的宣传运作将其描绘为政府政策的成功，并攻击报道这一问题的活动人士、新闻工作者和机构。中共的宣传运动内容包括：在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官员的公开声明中，都正面肯定集中营；在国际媒体、外国政府官员和国际专家的报道声明中，强调集中营制度的“积极效果”；在中国境内外的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帖子散播虚假的信息。中共的舆论工作越来越重视中国境外的宣传。

中共的海外媒体机构一直集中归宣传部直接领导，广播电视是党的“喉舌”，“为了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对重要宣传阵地的管理，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⁴在中国境内从事散播维吾尔集中营虚假信息的其它机构还包括最近与主管宗教和民族事务的国家机构合并的统战部⁵。

调查报告以及证人和幸存者的证词表明，集中营内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造成了身体折磨、心理创伤和死亡。

中共试图通过制造党国是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受害者，并宣称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促进职业教育的人性化机构来误导公众。把集中营描绘成只是教授“职业技能”的机构，具有很大误导性的。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从 2014 年镇压之初就提出了“打击的手段要狠，教育的手段也要狠”的口号，这表明了中共在东突厥斯坦建集中营的真实目的：对被国家贴上“分裂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进行人身恐吓和政治教育转化⁶。

本报告分析了面向外国受众的英文中国媒体资料，以考察中共在维吾尔人权危机上的假信息宣传策略。中国政府在国内对维吾尔地区政策的假信息宣传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内。本报告最后恳请相关的国家、政府间机构和公民社会团体（向中共）施压，要求进入新疆，要求透明化，并努力遏制假信息的传播和影响，迫使中国政府对其在东突厥斯坦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背景

2017 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估计有一至两百万被拘留在集中营⁷。这些集中营的建立与扩大发生在强硬派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的领导下。人们被抓捕到集中营的原因是武断的，被抓捕这根本都是无辜的；相反，许多专家将集中营视为中共遏制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的一部分。很多国际媒体获得的卫星图像和照片显示这些集中营的规模还在迅速扩大。

集中营幸存者在证词中描述了集中营里恶劣的条件⁸。他们的经历证明，集中营是意识形态改造中心，目的是对非汉族群体进行强制性“再教育”，消灭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汉化。中共采用了多种方法对被关押者进行洗脑：长达数小时的政治法律“教育”和唱“红歌”、酷刑、剥夺食物和医疗、以及强大的心理压力⁹。这种状况导致东突厥斯坦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从青少年到老年人都有¹⁰。

维吾尔文化在集中营外也受到压制，当局限制使用维吾尔语、审查维吾尔历史、斋月期间禁止斋戒、拆除了许多清真寺、严格限制宗教课程、禁止穿伊斯兰服装和取带有伊斯兰文化特性的名字¹¹。当局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系统，在该地区的各城市安装和实施面部识别系统、跟踪技术、监控应用和警察检查站¹²。

中国对有关集中营的报道，其反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中共最初在面对关于其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族群的指控时，是完全否认的。中国驻哈萨克斯坦总领事在 2018 年 2 月否认了“政治教

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管齐下”的信息管控策略，阻挠人们获取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真实信息。

育营"的存在，中国外交部在 2018 年 5 月“表示”没有听说“这一情况”¹³。在 2018 年 8 月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审议会上，参与制定新疆政策的官员胡联合说：“100 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再教育中心的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根本就没有再教育中心这种东西 ¹⁴。” 2018 年 10 月之前中国发表的政府白皮书都没有承认存在任何类型的拘留维吾尔人的设施 ¹⁵。

在 2018 年 8 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查中，中国被要求对其政策进行解释后，中国开始花大力气来证明这些政策的合理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肖拉特·扎克尔(Shohrat Zakir)在 2018 年 10 月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将这些集中营称为自愿的、无害的“专业职业培训机构”¹⁶。2019 年 8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份白皮书声称，这些再教育中心是人性化的，其主要目的是“有效消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条件”¹⁷。北京政府以“三恶”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作为关押维吾尔人的理由，尽管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维吾尔族人口中普遍存在宗教激进主义。中国政府在承认存在“去激进化”的“培训中心”后，开始将其集中营系统与西方的去激进化项目进行类比，外交部发言人在 2018 年 10 月表示，“中国的相关做法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做法没有区别”¹⁸。

自从承认存在关押大量维吾尔人的设施后，中国的国际假信息宣传运动围绕着“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这个词而展开。这场假信息宣传运动试图证明这些集中营的存在是合理的，并使公众相信这些设施是“人道的”、“自愿的”，并且对维吾尔文化有益。中共试图通过一系列努力为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营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包括中共的署名文章、政府所引导的外国媒体和政府官员参观集中营设施、影响外国记者重复中共的观点，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散播假信息。

本报告以下章节详细介绍了中共的假信息宣传策略。下面一节介绍了传播中共官方说法的主要机构——统战部和宣传部的工作；分析了中共的假信息宣传运动，包括邀请外国媒体和外交官参观集中营；分析了中共利用外国学者和国际新闻机构进行假信息传播的国际层面的造谣行为。接下来一节论述了中共的网络假信息宣传运动和党国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手段宣传其国家支持的叙事，随后一节重点介绍了中共在 2019 年 11 月“中国电缆”泄密事件后的宣传突击战。最后一节介绍了中国媒体对海外维吾尔人家属的威胁利诱。

当局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系统，在该地区各城市实施面部识别系统、跟踪技术、监控应用和警察检查站。

集中营

综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国的信息管控和传播系统，对于理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权危机的假信息宣传至关重要。所有信息的制造、传播和控制都由中共集中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中共把公民的思想当作战场，把巨大的资源倾注在“意识形态安全”上。“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保持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遏制“不正确”（即不被当局认可）的政治观点的传播和影响¹⁹。中共将东突厥斯坦视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识形态战场，随着镇压的不断升级，中共逼迫维吾尔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进行“政治学习”²⁰。中共在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也在加强警察、准军事和技术监控的建设。2018年陈全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上发表讲话，重申各级党委要维护党的权威，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²¹。

宣传部和统战部

开展舆论斗争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机关包括控制新闻媒体的宣传部和统战部。这两个部门在2018年进行了重组，以增强中共的直接控制力。中国的媒体机器受宣传部的直接控制，加大了对新闻的监督力度²²。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并入统战部后，统战部加大了对民族宗教事务的控制力度，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归统战部监管²³。2017年，中央成立了统战部新疆分局，统战部新疆分局的成立可能并非巧合，而是与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押事件同时发生的²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受北京直接控制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有自己的宣传部门和统战部门。

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部长李学军撰文指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宣传部门的职责，也是社会各部门和各环节的责任。他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提高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认识，“树立长期作战的意识”，并称“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²⁵。2019年，宣传部部长田文延续了斗争主题，她说“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是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强调“正能量”和“防止错误思想传播”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²⁶。宣传部和统战部的工作紧密结合，媒体对干部“基层统战工作”的报道由新疆地区统战部组织和监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战部要求“切实把统战工作纳入宣传工作计划”，提高宣传部和新闻媒体对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²⁷。

这场战役的打响，并不仅仅靠传播“正能量”，还要靠压制所有负面新闻和不同意见。中共不允许维吾尔人和其他族人有任何空间来表达合理诉求，坚决认为新疆地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中共所认为的伊斯兰和西方外国势力的不良影响。中共不仅担心伊斯兰教的“渗透”，还坚信西方企图在维吾尔地区挑起暴力冲突。学者茱莉亚·法莫拉罗（Julia Famularo）指出，新疆维吾

中共不允许维吾尔人和其他族人有任何空间来表达合理诉求，坚决认为新疆地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中共所谓的伊斯兰和西方外部势力的不良影响。

尔自治区的分析人士试图“在极端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她援引一位学者在《新疆警官学院学报》上写的文章说，西方国家“在[中国]境内外积极培育‘三股恶势力’组织，提供支持和资金，并大量利用互联网渗透到新疆的文化领域，制造严重的暴力恐怖运动”²⁸。中共将维吾尔人视为这些外国势力的潜在帮凶。维吾尔人，特别是官员，必须证明他们不是“两面人”，也不是暗中不忠于中共的人²⁹。试图教化民众的行动也在集中营外进行，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动员民众进行忠诚宣誓。

中国政府首次对新疆镇压问题做出正式回应的官员是统战部新疆分局副局长胡联合。胡联合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审查委员会上给出了中国的回应，他声称，“新疆根本没有所谓的再教育中心”³⁰。相反，“涉及轻罪的罪犯”被“安排到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³¹。值得注意的是，胡联合还在中央指导新疆工作的机构中担任多个职务，包括担任中央政法委新疆工作协调秘书处副处长、中央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副组长之一³²。中国民族政策专家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iebold)认为，胡是强行推动同化维吾尔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胡宣称自己发展了一套“科学”的稳定理论，“要求‘规范人的行为’，以达到和谐的完美状态”³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和统战部也为国际“舆论斗争”不遗余力。原宣传部部长李学军 2014 年曾表示，宣传部将“借助中央对外新闻单位、对外中文媒体、重点周边国家的主要媒体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展示和提升新疆的良好形象”³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宣传部还设有外宣办，其职责包括联系和接待外国记者，管理他们的采访活动³⁵。

发展中国媒体的叙事和其他官方努力

中国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媒体上宣扬自己的立场，旨在使自己的“话语权”与其国家地位相匹配，并将其“舆论斗争”推向全球。中共力图宣扬其认可的观点，打压其反对的观点。维吾尔人权危机是中共面对严重危害其声誉的议题时如何塑造话语权和控制信息能力的重大考验。传播“正能量”是其应对维吾尔人权问题而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的首要任务。

中共自 2018 年开始关于其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的叙事以来，中共官员和媒体一边部署指责“假新闻”，一边在国内和国际上为集中营制度辩护，将批评视为反华阴谋。此外，中国政府还邀请外交官、记者和学者访问东突厥斯坦，将选定的几个集中营布置成看似自愿的教育中心。中国政府宣称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根除了该地区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尽管缺乏可信的证据证明新疆曾经存在实质性的极端主义³⁶。

维吾尔人权危机是中共面对严重危害其声誉的议题时如何塑造话语权和控制信息能力的重大考验。

为了转移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中国政府和媒体经常指责西方国家在评估中国的“恐怖主义”时采取“双重标准”³⁷。所谓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广泛存在，成为中国政府在新疆政策上的重要借口，包括建立集中营制度。2018年《环球时报》(Global Times)一篇题为《保和平、保稳定是新疆人权议题的重中之重》的社论就是这种论调的典型例子，它声称中国政府的行动打击了恐怖组织对民众的洗脑，防止该地区成为“中国的叙利亚或中国的利比亚”，为了追求稳定，“所有措施都可以尝试”³⁸。

官方媒体《中国日报》2018年8月发表文章，指责西方政府歪曲新疆的事实，写道：

“作为局外人，他们并没有体会到，为了防止中国的西部偏远地区变成混乱的深渊，亟需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近年来发生在新疆的恐怖袭击，以及来自该地区的恐怖分子在中国其它地方实施的袭击，都预示着这种可能性³⁹。

文章接着指责西方媒体的消息来源受到维吾尔“极端分子”的影响⁴⁰。文章最后驳斥了关于中国政府可能拘留了一百万人的“牵强”说法，并重申中共致力于消除极端主义的立场。

到了2018年8月，中国在联合国承认新疆有关押维吾尔人的设施后，官方媒体开始发表报道，阐述官方对集中营的说法，称其为“职业培训和教育中心”。中国媒体对集中营的第一篇主要报道是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2018年10月发布的一段视频，声称这些中心正在教授学员必要的技能（即普通话、“职业技能”和法律规范），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以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⁴¹。同样，《中国日报》2019年8月的一篇社论引用了新疆两年来完全没有恐怖主义和该地区旅游业的增长作为凭据，证明在曾经的不发达地区重新培训“单纯的、没有受过教育……容易被洗脑”的农村维吾尔人的有效性⁴²。

中国试图把自己的反恐政策描绘成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反恐政策相比是成功的⁴³。中国官方媒体将分裂主义与贫困、不发达和缺乏技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具有侵入性的政府政策造成的压迫性条件联系在一起。《环球时报》2018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狡辩说，中国正在采用人性化的方法将“极端分子”转化为“正常人”，最后说，中国的经验对其它省份也有借鉴意义，包括另一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⁴⁴。

换句话说，中国官方的说法已经从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转为将其作为反恐的“中国模式”来辩护，这对全世界的人权都构成了很大威胁。一个由中国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中国人权研究会”(China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于2019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名为“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护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试图为其“反恐”手段制造某种国际认可

中国官方的说法已经从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转为将其作为反恐的“中国模式”来辩护，这对全世界的人权都构成很大威胁。

的表象⁴⁵。《环球时报》援引一位与会的法国教授的话说，“我们在对待恐怖主义和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有很多问题。而我认为新疆政府在教育 and 避免恐怖主义的方面给出了一定的答案……。我希望法国和其他[受恐怖主义困扰的]欧洲国家能够采纳新疆给出的答案”⁴⁶。

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分校人权研究所所长钱金玉在 2019 年 7 月的一篇文章中称，“职业中心”完全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运作⁴⁷。然而，有中国法律制度的学者指出，这些集中营的法律基础是很脆弱的，“这些集中营是自愿的说法是不可信的”⁴⁸。在中国政府承认集中营的存在后，2018 年 10 月中共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进行了修订，但即使是这些修订后的法律也没有为不起诉的无限期拘留提供法律依据。修订后的法律增加了呼应官方为集中营辩护的措辞，包括允许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或教育转化机构”等名义设立“教育中心”，以便对参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未达到犯罪程度的人“进行语言、文化、思想、职业、法律和心理健康教育”⁴⁹。然而，正如法律学者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指出的那样，法律仍然“没有提到这些设施是强制拘留的场所，也没有明确规定谁应该被送到那里的程序”⁵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SCIO)在 2019 年发表了两份白皮书，一份是 3 月份发表的题为“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与人权保护”的白皮书，另一份是 8 月份发表的题为“新疆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白皮书，对新疆地区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误导性描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称对外宣传办公室，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机关，由中共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监督⁵¹。这两份文件以宣传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对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人道待遇，其中写道，中共的政策“清除了威胁人民生命和安全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恶性肿瘤”，“防止了反恐措施造成的对人权的侵犯”⁵²。

这两份文件都试图从法律依据的层面对把人关进集中营做出解释，但中国法律制度专家杰里米·道姆(Jeremy Daum)指出，白皮书对把人关进集中营的法律依据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⁵³。他指出，两份文件在拘留人的法律依据方面有一个变化，在其官方英文翻译中没有反映出来。在第一份文件的描述中，“法院或检方都有可能做出放弃刑事处罚的决定，但第二份白皮书明确了必须是检方做出不起诉的决定”⁵⁴。但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对被告人援用的一切强制措施都要解除”⁵⁵。

中国政府还试图破坏国际媒体的公正形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外宣办副主任热依列特·萨力尤普(又名艾力提·萨力耶夫)(Gheyret Saliyup 又名 aka Ailiti Saliyev)声称，“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他接着说，与此相反的信息都是维吾尔极端分子“与西方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在海外媒体上肆意散布谣言，歪曲、丑化、抹黑新疆”的结果⁵⁶。在 2019 年联合国人权理

在 2019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题为“中国新疆人权进步”的会外活动上，陈旭大使指责批评中国在新疆地区的人权记录的人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左图：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和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第 43 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图片展（截图）。右图：展览现场发放的资料（截图）。

事会题为“中国新疆人权进步”的会外活动上，陈旭大使指责批评中国在新疆地区的人权记录的人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⁵⁷。像这样的联合国边会活动都是由“中国人权研究会”这样的中国 GONGO 组织的，“中国人权研究会”的秘书长还兼任中宣部人权局局长，与该会共用一个办公地点⁵⁸。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3 届会议上，“中国人权研究会”举办了一些活动，试图反驳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指责，其中包括由喀麦隆协办的座谈会，将中国的政策作为反恐的典范。“中国人权研究会”宣传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助理以及柬埔寨、英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塞尔维亚、卡塔尔、老挝、尼日尔等国代表团的官员出席了会议⁵⁹。“中国人权研究会”表示，美国和西方媒体“纵容恐怖势力”，“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经验’，为全球反恐和去极端化作出积极贡献”⁶⁰。



左图：2018年12月，马来西亚等国外交官在喀什参观集中营。右图：2019年9月，来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的外交官在乌鲁木齐参观，他们还参观了吐鲁番的一个集中营（图片来源：新华网）。

根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讲话，北京试图给国际社会营造透明的形象，还邀请了外国媒体、官员和政要由中国出资来参观访问“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2019年总共邀请了多达1000名客人⁶¹。2019年，政府邀请了一波又一波的外交官参观集中营，包括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富汗、泰国、科威特⁶²、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古巴、埃及、柬埔寨、塞内加尔、白俄罗斯⁶³、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尼泊尔、斯里兰卡、巴林、尼日利亚⁶⁴、也门、赤道几内亚、莫桑比克、赞比亚、科特迪瓦、南非、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⁶⁵、缅甸、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越南、匈牙利、希腊、新加坡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团⁶⁶。



BBC 记者在 2019 年参观的集中营；箭头所指之处显示了高大的围栏和(可能原来是)警卫塔被拆除的地方（谷歌地球）。

参观过这些集中营的记者称，这些集中营受到高度控制，并指出他们只有在看守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与被拘留者交谈。许多被拘留者竟然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包括“我想说，我是自愿来这里的”。

参观者被带往一些经过重新装修的集中营，使其看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像监狱。在有些情况下，在预定的国际访问的前几个月，从指定参观的建筑物外部拆除了瞭望塔和铁丝网，使集中营看起来不那么可怕⁶⁷。例如，在喀什的一个曾被用于参观并出现在一些宣传视频中的设施中，2018 年 10 月，在《环球时报》编辑胡锡进访问之前，通常被拘留者无法进入的混凝土区域被放置了篮球场的临时垫子⁶⁸。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拍摄的视频显示，维吾尔“学员”在进行职业培训和维吾尔人舞蹈、音乐等文化活动⁶⁹。中共当局利用被拘留者微笑的图像和维吾尔人承认他们因“职业培训”而远离极端主义习性的镜头，对这些集中营内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误导性的视觉描述。

参观过这些集中营的记者称，这些营地受到高度控制，并指出他们只有在看守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与被拘留者交谈⁷⁰。许多被拘留者竟然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包括“我想说，我是自愿来这里的”⁷¹。“一名曾被拘留者作证说，他在营地时被告知“记者可能很快就会来采访，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是自愿来的”⁷²。尽管采访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但一些记者仍能够证实，被拘留者并非自愿到那里。当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问疏勒(Ch.Shule)县一个集中营的负责人马马特·阿里(*Mamat Ali*)，如果被拘留者拒绝前往集中营，会有什么后果时，他回答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来，就必须走司法程序⁷³。”

2019 年，阿尔巴尼亚裔加拿大大学讲师奥尔西·贾泽西(*Olsi Jazexhi*)在中国资助下访问东突厥斯坦后，描述了一个维吾尔人被强行汉化的地方，他

说，汉语普通话的教学、被拘留者的自我批评、政府管教人员的不断出现，都向他昭示着一个高度管制、压抑的环境⁷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随后谴责了贾泽西的报道⁷⁵。约旦记者尼哈德·贾里里(Nihad Jariri)也描述了该地区的压抑环境，她指出，大多数清真寺都被关闭，人们被禁止祈祷，安全检查站无处不在，她与一名维吾尔人翻译的会面被警察打断。警察搜查了这名翻译的手机，然后强迫贾里里回到旅馆⁷⁶。

在2019年6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高级官员称，“很多学员从中心毕业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⁷⁷。2019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Shorat Zakir)宣布，“目前参加的学员……已经全部毕业”，“培训”将继续“基于‘独立意志’和‘来去自由’”的原则⁷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她无法给出“参加”的确切人数，因为这是“动态的，有来有去”⁷⁹。鉴于当地情况不透明，很难知道是否有大量人员获释，如果有，他们是否被新的被拘留者取代。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量的人被转入强迫劳动或监狱系统⁸⁰。

面对有关集中营制度性质的大量证据，中国政府升级了假信息宣传运动，甚至在2019年宣布取得了胜利。外交部长王毅宣布，中国“公正的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压倒性的支持”⁸¹。中共采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来转移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批评。北京宣扬维吾尔地区的集中营是一种人道的、自愿的“去激进化”的方法，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集中营是旨在强行同化的法外拘押中心。下一节将分析北京假信息宣传运动的国际方面——利用国际媒体作为党国的公共关系平台，以及收买外国官员和学者。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舆论斗争

中共已将其舆论斗争扩展到了国界之外。中国政府努力确保国际社会接受中共关于其在东突厥斯坦行动的叙事，这是其努力提高其话语权的一个例子，话语权意味着“表达‘受到他人尊重和认可’的思想、概念和主张的能力”⁸²。这主要体现在增加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力。中共除了扩大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建立新的中资外媒机构外，还试图将其官方观点投放在外国媒体上，培养对中国友好的外国记者，并将这些策略称为“借船出海”⁸³。

在中国政府试图为其政策争取其它国家官方支持的过程中，联合国仍然是一个主要焦点。截至2020年6月，唯一访问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是主管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Vladimir Voronkov)，他曾于2019年6月前往乌鲁木齐和北京。联合国办公室没有发布此次访问的详细信息，只说他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当地政府官员，并介绍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实施情况⁸⁴。中国外交部借此次访问的契机，

北京宣扬维吾尔族地区的集中营是一种人道的、自愿的“去激进化”的方法，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集中营是旨在强行同化的法外拘留中心。

宣称联合国对中国反恐政策很认可，称联合国副秘书长“通过亲自访问，实地了解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⁸⁵。

在 2019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1 届会议上，22 个联合国成员国谴责新疆的集中营后，中国政府写了一封赞扬北京人权纪录的信，并组织联合国成员国签名，最终有 50 个成员国签名，其中包括大量的专制国家和“观点一致国家集团”(Like-Minded Group)的成员。“观点一致国家集团”是一个旨在“转移对其成员国的批评，并宣传以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人权观”的国家集团⁸⁶。信中重复了中国官方的说法，称“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在维吾尔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和去激进化措施，包括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⁸⁷。

很多国家的政府官员都发表公开声明，赞扬中国的政策。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瓦迪姆·皮萨雷维奇(Vadim Pisarevich)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些政策“通过铲除恐怖分子对年轻人的影响，为‘地区和全球稳定’做出了贡献⁸⁸。”中国官媒称，菲律宾、尼泊尔、斯里兰卡、巴林、尼日利亚等国官员表示，新疆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⁸⁹。尽管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包括哈萨克斯坦公民都受到中共迫害，但哈萨克斯坦外长别布特·阿塔姆库洛(Beibut Atankulov)2019 年 3 月表示，哈萨克斯坦“理解并支持”新疆为消除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⁹⁰。哈萨克斯坦已采取行动压制反对东突厥斯坦镇压行动的活动人士⁹¹。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和穆斯林世界的重要盟友，它一直否认关于新疆镇压的报道⁹²。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穆罕默德·费萨尔(Mohammad Faisal)对中国的言论表示赞同，“部分外国媒体[原文如此]企图通过传播假信息来耸人听闻”⁹³。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大使穆塔兹·扎赫拉·巴洛奇(Mumtaz Zahra Baloch)在 2019 年 12 月在中国资助下对新疆进行访问后说：“在这次访问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强迫劳动或文化和宗教压制的例子⁹⁴。”她接着说，她所遇到的学生和阿訇都表示，他们在该地区享有宗教自由。一位巴基斯坦政治家建议，在俾路支省(Balochistan)也可以效仿中国在新疆所采取的方法⁹⁵。

中国已经成功地得到了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在 2019 年 2 月与习近平会晤时的话说，中国政府有“开展反恐工作的权利”⁹⁶。习近平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呼吁加强联合“反恐”工作⁹⁷。就连受命保护穆斯林利益的多边机构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也在 2019 年发布决议，赞扬中国对待穆斯林公民的态度，“期待进一步合作”⁹⁸。

中国也成功地利用许多国家(包括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内)的记者来传播其假信息。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伊朗、也门、印度尼

中国政府努力
确保国际社会
接受中共关于
其在东突厥斯
坦行动的叙
事，这是其努
力提高其话语
权的一个例
子。

西亚、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的记者和高级编辑参加中国官方安排的新疆旅游后，许多人称赞新疆的政策，并被中国官方媒体引用。这些官方旅游团直到 2018 年底才开始有前往“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行程。2018 年 7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高级编辑举办的一次旅游团中，客人们关注的是新疆地区的发展，而不是镇压行动，特色是参观一个开往欧洲的货运列车的物流中心⁹⁹。到了 2019 年，对集中营的参观成为了这些访问的核心内容。沙特《奥卡兹报》(*Okaz*)编辑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达德·A·阿拉比(*Abdulaziz Raddad A. Alrabie*)说，“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绝非“集中营”，而是在改造宗教极端分子¹⁰⁰。与此同时，一些马来西亚和印尼记者将本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与中国的恐怖主义威胁相提并论¹⁰¹。“伊朗学生新社”(*Iranian Students' New Agency*)的 Hashemi Seyedeh Sepideh Seyed Hashem 说，看到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令人耳目一新¹⁰²。

中共将国际媒体作为其官员发表言论的平台，并经常以此来维护其政策。例如，2018 年 9 月，一名中国官员在《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上发表署名文章，大篇幅驳斥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批评¹⁰³。2019 年 2 月，中国驻吉隆坡大使馆在马来西亚英文媒体《星报》(*The Star*)上刊登整版广告，称新疆地区的民族宗教权利受到保护，并声称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报道是“某些人发起的抹黑运动”的结果¹⁰⁴。2019 年 12 月，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的一篇署名文章在英文、马来西亚语和中文报纸上发表¹⁰⁵。2018 年 8 月，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表的一封信中表示，中国的行动基于三个原则：少数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打击宗教极端主义¹⁰⁶。

2019 年 10 月，刘晓明在接受天空新闻(*Sky News*)采访时还表示，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联合国早期预防恐怖主义行动的一部分”，他可能是指《2015 年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2015 Plan of Action to Prevent Violent Extremism)中建议的政策¹⁰⁷。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发表的声明，以及他发表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公报》(*Colombo Gazette*)2019 年 7 月的一篇文章，是中国官员机会主义地提出国际社会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说法，并呼吁国际社会安全和执法合作的一个例子¹⁰⁸。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在 2019 年 10 月《澳大利亚周末报》(*The Weekend Australian*)头版刊登的采访中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不针对任何宗教团体”，并将其与西方国家的反恐措施相提并论¹⁰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接受美国 HBO 电视网的 NPR 和 Axios 等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¹¹⁰。

对国外大学的访问为中国官方对其政策的叙述提供了另一个平台，包括将其作为扶贫战略。2019 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接待了国务院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的秘书长助理俞建拓。俞建拓为新疆的集中营辩护，称

中国还试图在外国记者和评论员中培植亲华的声音，以便在全球的受众中获得更高的可信度。

这些集中营旨在消除新疆维吾尔人“缺乏社会机会和经济机会”的障碍¹¹¹。同样在 2019 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亚洲研究所接待了有争议的清华经济学教授胡鞍钢，他一直从事的中国民族政策的工作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强行同化运动有关，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iebold)等分析人士也在分析中国的强行同化运动¹¹²。

除了在外国媒体上放置中国官员的声明，中国还试图在外国记者和评论员中培植亲华的声音，以便在全球的受众中获得更高的可信度，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2019 年 7 月，拉维·维卢尔(Ravi Velloor)为新加坡《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撰文，将中共的“再教育中心”称为“改造”¹¹³。尼日利亚记者、非中媒体中心(Afri-China Media Centre)执行主任伊肯纳·埃姆武(Ikenna Emewu)在 2019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中，试图将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行动证明为“反恐”工作，并与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及、马里和索马里等多个非洲国家的恐怖主义威胁相提并论¹¹⁴。泰国媒体《民族报》(The Nation)一篇题为“受训者还是被拘留者？”的文章打出了中立的基调，但却不加批判地描述了维吾尔族“受训者”的个别案例，以及他们如何在“培训中心”通过“自愿课程”“去激进化”¹¹⁵。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地人的声音对他们本国的听众来说更有可信度，于是中共正在加大努力，通过记者培训和交流，以及通过在全球各地建立中资媒体平台来培植这些声音。中共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宣传自己在人权等问题上的路线，也是为了打压反对的声音。南非第二大媒体公司“独立媒体”(Independent Media)的一名专栏作家因为拒绝发表有关维吾尔人危机的专栏，随后就取消了作者阿扎德·埃萨(Azad Essa)的专栏¹¹⁶。中国国企拥有该媒体 20% 的股份，这一事件表明，这些国企直接或通过自我审查对发表的内容进行控制¹¹⁷。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为那些希望与中国照常做生意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说法，作为这样做的借口。不仅外国外交官和学者纷纷发表有利于中共在新疆地区行动的言论，国际媒体和大学也成为中共宣传的平台。来自整个穆斯林世界、非洲和欧洲的学者都重申了中国利用集中营完全是为了打击其穆斯林为主的民族群体中宗教极端主义的错误说法。如下一节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利用社交媒体作为传播虚假叙事的手段，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国际假信息传播。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为那些希望与中国照常做生意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说法，作为这么做的借口。

社交媒体

众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新媒体平台的使用越来越娴熟¹¹⁸。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中国在利用社交媒体方面变得更加有侵略性，包括利用僵尸网络(bot networks)和其他假信息传播技术。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在中国被封杀的平台，以及微信(WeChat)、抖音(Douyin)等国内平台，已经成为中共针对维吾尔人权危机“舆论斗争”的重要新阵地。

《环球时报》和其他媒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利用有偿宣传散布其谎言，作为进一步渲染中国官方言论的又一种手段。2019年6月至8月，《环球时报》通过付费广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宣传50多条英语推文，包括模糊集中营相关事实的推文¹¹⁹。在Twitter上宣传的谎言塑造出善良的中国正努力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么一个形象，其中一个谎言是一个画面上中国政府官员向维吾尔老人发放医疗用品的视频¹²⁰。Twitter上越来越多的执行重复功能的机器人宣传「反恐」的说法，还播放由国家委托制作的视频，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2019年制作的纪录短片《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The Black Hand—ETIM and Terrorism in Xinjiang)¹²¹。2019年8月，推特和脸书暂停了许多与袭击香港抗议者有关的虚假账户¹²²。2020年6月，推特删除了23750个核心账户和约15万个可疑账户，这些账户“参与了一系列操纵和协调活动”，“主要用中文发推特，传播有利于中共的地缘政治说辞”¹²³。

脸书、推特等在中国被封杀的平台，以及微信、抖音等国内平台，已经成为中共针对维吾尔族人权危机“舆论斗争”的重要新阵地。

中国官方媒体还在脸书(Facebook)上专门面向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和中亚国家的用户发表宣传文章¹²⁴。推广的文章包括试图美化集中营的形象¹²⁵，例如宣称集中营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宗教自由¹²⁶。这些文章原本是在没有免责声明的情况下发表的，但由于脸书对政治内容的新政策，最终被禁用



Some European politicians and media workers have tried to defend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Xinjiang. Their hands are in a way soil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died in violent attacks: @HuXijin_GT #VideoFromChina



Why the elders in burst into tears? Since China has implem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medical service in NW China's #Xinjiang, local residents have access to high-quality medical care and affordable medicines. bit.ly/32bQQGa



推特上《环球时报》关于维吾尔人的言论实例（2019年7月，@globaltimesnews）。

左图上方：

环球时报：

一些欧洲政客和媒体工作者试图为新疆的恐怖活动辩护。他们的手在某种程度上沾满了死于暴力袭击的中国人民的血。

右图上方：

环球时报：

为什么老人们在落泪呢？因为自从中国在新疆实施医疗服务扶贫以来，当地居民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实惠的药品。



2019年夏天发布到抖音上的视频截图，被海外维吾尔族侨民解读为无声的抗议。

中国当局不仅是通过宣传自己的说辞来寻求赢得舆论斗争的胜利，而且通过压制批评者的声音和压制负面的信息是其假信息宣传运动的核心部分。除了极少数例外，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是在中国境内人们唯一可以访问的平台。TikTok 的中国版“抖音”，是中宣部用作宣传的一个平台，和中国媒体一样受到严格监控。海外维吾尔人一直在浏览从东突厥斯坦的抖音用户所发出来的视频，以此来搜集关于当地局势的信息。2019年夏天，抖音平台上发布了一些维吾尔人在他们被失踪的家人照片前哭泣或神情哀伤的短视频，散居海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将这些视频解读为对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的无声抗议，与中国媒体描绘的“正能量”形成鲜明对比¹²⁷。许多视频后来都被删除，或者发布这些视频的账户被禁用¹²⁸。

中共正试图利用其封闭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创造一个信息真空，让其宣传可以填补。海外的维吾尔人已经找到了许多抖音视频，这些视频揭示了维吾尔危机主要问题的很多方面，包括安全化、强制同化和孤儿院，但由于与新疆有关的关键词经常被审查，系统搜索这些视频难度很大¹²⁹。有用户表示无法在抖音平台上使用维吾尔语；为了确保审查人员更容易审查，除了普通话之外的所有语言都被限制使用¹³⁰。

除了阻止中国境内的用户发布任何可能破坏“正能量”的信息外，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其海外用户，尽管抖音公司声称中国版和海外版的应用在内容管理上没有重叠。2019年11月，美国高中生费罗扎·阿齐兹（Feroza Aziz）以化妆教程为掩护，发布了一段强调维吾尔人权危机的视频，不久后

中共正试图利用其封闭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创造一个信息真空，让其宣传可以填补。

她就被 TikTok 禁言¹³¹。TikTok 发言人否认阿齐兹因为她的维吾尔视频而被审查，并声称她被禁是因为早些时候的一个视频，她在视频中讽刺地提到了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¹³²。虽然 TikTok 最终为该事件道歉，但分析人士仍对该平台的内容准则感到担忧¹³³。

中国政府还通过间接施压来防止未经批准的叙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2019 年 12 月 13 日，足球明星麦赫苏特·厄齐尔(Mehsut Özil)发布了一条推特，谴责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引起大量关注¹³⁴。中国当局进行了报复，不在中国境内转播他的球队比赛¹³⁵。网易(NetEase)将他从一款中国版足球视频游戏中删除，并发表声明称：“该言论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违反了爱与和平的体育精神。我们对此不理解、不接受、不原谅！”¹³⁶厄齐尔的团队阿森纳在微博上发表声明，称“始终坚持不涉及政治的原则”¹³⁷。

宣传攻势

2019 年 11 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公布了维吾尔流亡者获得的一些中共机密材料。这些被称为“中国电缆”(China Cables)的文件包括一份关于如何维护集中营的备忘录、一个地区党委的日常公报，以及一份关于一名维吾尔人的法院判决书，该人因煽动分裂主义和暴力的模糊指控而被判刑¹³⁸。文件规定了如何对集中营进行保密、何时允许被拘留者使用厕所、宣传方法、防止逃跑的方法以及如何控制集中营内的疾病爆发等条款¹³⁹。这些内容最初是由一位匿名政府官员泄露的¹⁴⁰。“中国电缆”文件泄露后，2020 年 2 月，同一举报人又泄露了另一份官方文件，这是一份墨玉县(Qaraqash County)被拘留者的名单，被维吾尔人权项目称为“墨玉文件”，被媒体称为“墨玉名单”¹⁴¹。中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泄露是极不寻常的，举报人的行为可能表明一些政府官员对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

这些文件的泄露，对中国政府试图为集中营制度的存在和性质保密构成了重大威胁和打击。对此，政府喉舌立即展开了宣传攻势，重新采取了完全否认的策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伦敦公开被问及这些文件时，他表示：“我可以断定这些文件根本不存在，纯属捏造¹⁴²。”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在《卫报》(*The Guardian*)发表的声明中声称：“所谓的泄露文件纯属捏造，是假新闻。中国有很多权威文件，供中外媒体想了解更多关于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情况时参考¹⁴³。”声明中所说的“文件”，只提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白皮书。

中国官方媒体同样宣称“墨玉文件”是“骗局”、“是东突厥斯坦恐怖势力编造”的说法¹⁴⁴。虽然这份名单仍然是保密的，只有一小部分被删节的内容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和分析中，但中国官员们声称，除了少数被送去“培训”的

这些文件的泄露，对中国政府试图为集中营制度的存在和性质保密构成了重大威胁和打击。对此，政府喉舌立即展开了宣传攻势，重新采取了完全否认的策略。

人外，名单中所列的人都“生活正常”¹⁴⁵。《中国日报》(*China Daily*)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有一些人的姓名和细节没有被公开，这表明政府有机会接触到这份文件，使其真实性更加可信¹⁴⁶。另一段视频引用文件中所列的一个人的话说，他们经常与海外的家人通话。而名单上有其亲人名字的海外维吾尔人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多年来一直无法与其亲人通话¹⁴⁷。

《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对“墨玉文件”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又试图为文件中规定的政策辩护，他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西方媒体“错误地解读了该文件”，“收集本国公民的基本信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合法的国家治理手段”，禁止宗教服装和限制前往某些国家也是合法的¹⁴⁸。《环球时报》的文章甚至证实了文件中的一些细节，《环球时报》称找到了一个与文件中的姓名相符的人，他告诉他们自己是“自愿学习”的，因为“他看了恐怖主义视频而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感染，而且他还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¹⁴⁹。

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试图破坏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阿西耶·阿卜杜拉赫布(*Asiye Abdulaheb*)的可信度，她是最早收到泄露文件的人。在2019年12月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阿西耶报告说，她在收到文件后，在记者准备报道这些文件时，她收到了通过短信应用发来的死亡威胁¹⁵⁰。她的前夫报告说，一位在法院工作的老朋友联系了他，并提出为他支付前往迪拜的费用，以便他们能够见面。抵达后，他遇到了一个中国国家安全人员代表团，他们同样威胁他，试图将他招募为间谍，并向他展示了其家人在国内的威胁录像¹⁵¹。《环球时报》2019年12月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阿西耶作为文件的传递者（而非文章中所说的最终举报者）站出来，诱导了“一些黑暗势力”，“威胁她的人身安全，陷害中国政府”。文章还说，那些“有动机伤害她”的人是美国情报机构、“新疆分裂势力”和西方媒体¹⁵²。媒体报道同样攻击从事分析局势的学者，比如引用一位不具名的“新疆发言人”的话说，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和达伦·贝勒(*Darren Byler*)“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¹⁵³。

中国应对文件在西方媒体泄露的例子，是中国官方媒体针对外国受众有关新疆的报道明显增加的一部分。在“中国电缆”文件泄露后发布的短纪录片和视频新闻报道似乎是对负面新闻的直接回应。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是主要的国有广播网，面向外国观众，在YouTube（另一个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网站）上发布了多个视频，将新疆的情况作为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代名词¹⁵⁴。中国环球电视网还于2019年12月5日和12月7日分别发布了两部纪录片《在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和《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以加强恐怖主义的说法。12月9日，中国环球电视网发表社论抱怨说，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这些纪录片，尽管它们导致“许多网民”怀疑，“这些带有血腥味的恐怖行为是美国政府竭力保护的‘人权’吗？”

尽管中共当局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维吾尔人权危机的重要进展仍不断被曝光。而面向国外受众的中国媒体则继续试图驳斥那些不可辩驳的事实。

"¹⁵⁶ 在《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同月在众议院通过后，这些纪录片的发表也可能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该法案，称其“有助于澄清新疆局势的事实”。

尽管中共当局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维吾尔人权危机的重要进展仍不断被曝光。而面向国外受众的中国媒体则继续试图驳斥那些不可辩驳的事实。2020年4月30日《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引用新疆官员的话，指责2020年4月PBS纪录片《中国卧底》(China Undercover)雇佣演员、歪曲采访，“为的是吸引眼球，黑化新疆”¹⁵⁷。这篇文章还试图反驳维吾尔人权项目2020年4月关于中国政府拒绝为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换发新护照的报告¹⁵⁸。

人质宣传

自2017年人权危机升级以来，大批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纷纷站出来证明自己拥有亲人失踪。在一些典型的案例中，中国当局做出了回应，发布了实质上是“活着证明”的视频。还有一些情况下，维吾尔人在视频中谴责他们的海外亲属出来说话。与最近宣传运动的其它方面一样，2020年视频的数量也在增加。

最早的一个“活着证明”视频是受欢迎的民谣歌手阿不都热依木·海依特 (Abdurehim Heyit)，他曾在2017年3月因不明罪名被拘留¹⁵⁹。2019年2月，土耳其媒体报道他已经死亡，引起土耳其政府以及世界各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回应¹⁶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土耳其语服务部2019年2月10日发布了一段25秒的视频，海伊特先生在视频中说，他没有受到虐待，“因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正在接受调查”¹⁶¹。视频中没有透露他的“罪行”细节，不过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他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¹⁶²。

这段视频引发了#MeTooUyghur运动，维吾尔人要求中国政府公布他们的亲人也还活着的证明。在几个突出的案例中，中共当局的回应是挟持其亲属进行宣传活动。维吾尔人的亲属在作证讲述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时，被拿出来攻击其亲属的人格。还有一些情况下，有海外维吾尔人曾为其亲属失踪作证，但其亲人却出现在官方媒体发布的视频中，并且告诉他们海外的家人停止发言。

《环球时报》2020年1月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有著名维吾尔维权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热比娅·卡德尔 (Rebiya Kadeer) 的两个孙女和一个儿子。她的亲属们赞扬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动，谴责热比娅女士的“不当行为”，并敦促她停止诽谤中共¹⁶³。她的孙女们在视频中出现，称赞乌鲁木齐的基础设施和豪华商场，而她儿子则出现在一座清真寺中，声称信徒们可以自由

有海外维吾尔人曾为其亲属失踪作证，但其亲人却出现在官方媒体发布的视频中，并且告诉他们海外的家人停止说话。

前往清真寺，并称赞其供暖和空调系统。热比娅女士表示，她有 30 多名亲属失踪，她仍然担心他们的安危¹⁶⁴。

集中营幸存者的亲属常被利用来抹黑他们在海外的家人。米里古尔·吐尔逊(Mirighul Tursun, 又名“米娜”)的母亲出现在 2019 年 3 月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一段视频中，声称米娜的亡子在埃及活着¹⁶⁵。报道称，米娜担心自己在美国的安全；她的哥哥出现在报道中，他声称收到了她的短信，短信是用中文写的，报道称这表明她受到了威胁。这与本报告中说的阿西耶·阿卜杜拉赫布可能因发布墨玉文件而在荷兰受到“威胁”类似。

2020 年 3 月，萨依拉古丽·萨吾提拜(Sayragul Sauytbay)获得“女性勇气奖”后不久，她的姐妹们就出现在《环球时报》的视频中攻击她的人格，其中一个姐妹说，她恨萨依拉古丽，因为她骗了她的钱。视频中，一名男子称自己“被告知她有很多情人”，随后，当地妇联官员称她是“所有女性中的堕落分子”。她是一个真正的人渣！”¹⁶⁶

这种对站出来说话的维吾尔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往往出现在维吾尔人与美国政府官员见面或在美国的某部门露面后，经常会被用来对付他们。2019 年 11 月，《环球时报》出现多篇文章，攻击曾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会面的维吾尔人费尔卡特·乔达特(Ferkat Jawdat)、祖姆拉特·达乌特(Zumrat Dawut)和阿拉帕特·艾尔金(Alapat Erkin)，称他们的亲属“以家庭中的这些败类为耻”¹⁶⁷。然而在有一段视频中，阿拉帕特·艾尔金的母亲和叔叔露面了，但他的父亲没有露面，他担心他父亲被关在了集中营里¹⁶⁸。



《环球时报》发布的视频截图。左图：阿拉帕特·埃尔金的叔叔谴责侄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谣言”。右图：热比娅·卡德尔的儿子称赞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

费尔卡特·乔达特母亲的案件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子，外部消息来源能够核实这个东突厥斯坦亲属的情况。2019 年底，《纽约时报》记者孟建国 (Paul Mozur) 到乔达特先生的家中探望了他的母亲，她证实自己曾因在美国的亲戚而被送往集中营，这印证了其他幸存者关于集中营内恶劣情况的报道。她告诉记者，在她的儿子说出来她的遭遇后，她被送到了一个更糟糕的集中营，在那里她受到了酷刑。之后警察就打断了采访，乔达特先生后来被告知，如果他公布录音，他的母亲将被杀害¹⁶⁹。

另一个证实中国政府为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亲属发布虚假声明的案例是澳大利亚公民萨达姆·阿卜杜萨拉姆 (Sadam Abdusalam)。他的妻子纳迪拉·武麦尔 (Nadila Wumaier) 带着年幼的儿子被困在东突厥斯坦。2020 年 2 月，在澳大利亚脱口秀节目“Q+A”中，阿卜杜萨拉姆先生问中国驻澳公使，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妻子和儿子来澳大利亚与他团聚。该官员回答说，中国既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也不承认他们儿子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地区官员说，纳迪拉·武麦尔曾表示她不想与丈夫一起¹⁷⁰。此后，纳迪拉在与阿卜杜萨拉姆先生的视频通话中举牌说：“我想离开，和丈夫在一起。”¹⁷¹

2020 年 5 月，又出现了几起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发布维吾尔人亲属视频来压制海外维吾尔人的案例。2020 年 5 月 4 日，《中国日报》发布了一段维吾尔历史学家伊敏詹·赛丁 (Iminjan Seydin) 的视频，视频中的伊敏詹·赛丁被剃光了头，体重也减轻了不少。他曾在 2017 年被捕，他的女儿获得一份文件，显示他曾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 15 年徒刑；他的女儿正在为他的释放而活动¹⁷²。他在视频中说，女儿被“反华势力”欺骗了，他现在生活得很自由¹⁷³。赛丁事后能够给她打电话，他告诉她，因为他一直在外地工作，没有使用手机，所以一直没有联系¹⁷⁴。但她仍然担心他的安危¹⁷⁵。2020 年 5 月 5 日，古尔金·塔什梅特 (Gulgine Tashmehmet) 从马来西亚留学归来后失踪，针对她的情况，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PBS) 的一部纪录片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她在家教英语，并购买美容用品¹⁷⁶。她的姐姐古尔齐拉 (Gulzira) 一直在德国的家中为她奔走呼号，几天前，她接到了自 2017 年以来家人的第一个电话。她认为妹妹还在继续被监控¹⁷⁷。

利用维吾尔人亲属进行人质宣传，是中国政府犯下的又一侵犯人权行为。这些视频企图打击移居海外的维吾尔人活动分子，但只会让人们进一步怀疑失踪的维吾尔人的福祉和东突厥斯坦当地的状况。这些视频似乎是有脚本的，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媒体上播放逼供的做法很相似。随着东突厥斯坦危机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布视频的做法是否会继续下去还有待观察。

中国试图通过假信息宣传来为其侵犯人权行为辩护，这是国际机构必须努力打击的问题。将中国的集中营制度作为一种潜在的反恐模式进行宣传，这对全世界的人权都构成了很大威胁。



In a recent PBS documentary, Gulziyan Taxmamat, a member of "World Uyghur Congress", claimed that her sister was detained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In fact, her sister, Gulgina Taxmamat, now teaches English at a training institution and lives with her family. #Xinjiang



Recently, overseas anti-China forces deceived the daughter of Yiminjan Sedul, a retired teacher in #Xinjiang, into alleging that her father had been "illegally detained". Here is what he wants to say to his daughter about the rumor.



《中国日报》发布的推文，以失踪的维吾尔族人为视频主题。左：古尔金·塔什麦特对姐姐喊话。右图：伊敏詹·赛丁对女儿说话（中国日报）。

<p>左图： 中国日报： 在最近的一部 PBS 纪录片中，“世界维吾尔大会”成员古尔齐拉·塔什麦特声称，她的妹妹在回到中国后被拘留。事实上，她的妹妹古尔金·塔什麦特现在在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与家人一起生活。</p>	<p>右图： 中国日报： 近日，海外反华势力欺骗伊敏詹·赛丁(一位退休教师)的女儿，声称她的父亲被非法拘禁了。以下是她父亲关于这个谣言想对她女儿说的话：</p>
---	--

结论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舆论斗争”，试图控制对东突厥斯坦人权危机的叙事，并将集中营说成是“职业培训和教育中心”。这场假信息宣传运动是由在国内民族和宗教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战部等机构以及宣传部及其控制的媒体机关策划的。中国政府正加大力度在中国境内外宣传其官方叙事。

中共官方或官方控制的媒体针对外国受众的报道将集中营描绘成“职业中心”，并宣称它们在反恐运动中起到了积极合法的作用。官方媒体在反驳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时，引用了偏见和双重标准的说法。官方媒体的报道和纪录片为集中营辩护的依据是所谓广泛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到2019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邀请外国政府官员和记者参观“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并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等官方新闻机构的报道来宣传这些参观

活动，从而营造一种国际社会认可其政策的假象。国际评论人士认为，这些由国家赞助的访问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访问者进入集中营的部分区域和营地外的区域都受到严格限制。这些阶段性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中共尊重人权的政府形象，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中宣传的形象一致。

中国政府知道外国媒体和个人对外国受众更有说服力，因此努力与外国政府官员、记者和学者合作，发表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一致的声明和报道。中国官员在外国媒体中寻求平台，特别是在那些可能缺乏维吾尔人信息的国家，以促进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共对利用新媒体越来越有信心，这或许是中共传播假信息最有效的途径。这包括外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 和 Twitter（这些平台本身在中国就被禁止），以及中国的平台，如抖音/TikTok。

中国试图通过假信息宣传来为其侵犯人权行为辩护，这是国际机构必须努力打击的问题。将中国的集中营制度作为一种潜在的反恐模式进行宣传，这对全世界的人权都构成了很大威胁。有关国家、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应要求在东突厥斯坦获得信息和提高透明度，并努力制止假信息的传播和影响。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努力确保以各种语言提供关于维吾尔人危机的真实信息。不作为是对中国境内被关押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建议

给中国政府：

- 立即关闭全部集中营，释放全部被拘押人员。
- 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东突厥斯坦进行透明的调查，以准确评估当地的真实情况。
- 允许记者在没有政府监督人在场的情况下，不受限制地进入东突厥斯坦。

给美国政府：

- 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打击调查假信息和宣传活动。
- 敦促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中共在美国国内事务中的恐吓、造谣和渗透，特别是针对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的行动。
- 为维吾尔人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作证提供便利，并安排关于中共假信息宣传活动的听证会。
- 敦促社交媒体公司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其平台上的信息干扰和假信息。
- 鼓励美国大学立即切断与孔子学院的联系。

给其它国家政府：

- 调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社区的恐吓行为，并酌情援引国内法应对。
- 不要强行将维吾尔、哈萨克人或其他突厥穆斯林遣返中国，并酌情采取措施，确保移民机构充分了解东突厥斯坦真实的情况。
- 敦促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接受联合国特别程序的访问要求。

给社交媒体公司：

- 让公众了解假信息宣传运动，以便更好地识别和报告其平台上的个例。
- 增加第三方事实核查人员的数量，并考虑设立反假信息部门。
- 立即和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公司断绝关系。

尾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 1982年)。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 或简称新疆, 是历史上东突厥斯坦地区的汉语名称。新疆是一个殖民地名称, 字面意思是“新边疆”。
3.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曝光: 中国大规模拘禁和逮捕算法操作手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2019年11月24日。
4. David Bandurski, “当改革意味着更严格的控制”, 中文媒体项目, 2018年3月22日。
5. Alex Joske, “重构统战部: 新时代海外华人和宗教事务的新结构”。《中国简报》第19期, 第9期(2019年): 6-13, 2020年6月17日访问其网站所得信息。
6. 冯瑾和姚彤, 《新疆自治区党委召开稳定工作会议》, 《新疆日报》, 2015年1月1日。
7. Joshua Lipes, 《专家称新疆18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集中营》, 自由亚洲电台, 2019年11月24日。
8.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8年中国年度报告》”(美国, 2018年), 第1-19页; Gulchehra Hoja, “访谈: ‘我失去了生存的全部希望’, ”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1月30日; 大卫·斯塔夫鲁(David Stavrou), “数百万人被关入中国古拉格监狱。”我设法逃脱了。这是真正的内幕,” 哈雷斯, 2019年10月17日; Wang Maya, “消灭意识形态病毒”, 人权观察, 2018年9月9日。
9. 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 “中国正在大量拘禁穆斯林。目标: 转型”, 《纽约时报》, 2018年9月8日; Maya Wang, “消灭意识形态病毒: 中国针对新疆穆斯林的压制行动,” 人权观察, 2018年9月9日。
10. Shohret Hoshur, Joshua Lipes 和 Alim Seytoff, “维吾尔族少年在政治再教育营的拘留中死亡”, 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3月14日; Shohret Hoshur 和 Joshua Lipes, “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新疆政治再教育营的拘留中死亡”, 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5月24日。
11. Rachel Harris, “推土机摧毁清真寺: 中国对维吾尔文化战争的最新战术”, 《卫报》, 2019年4月7日; Joyce Huang, “维权组织谴责中国在斋月期间禁止斋戒”, 美国之音, 2019年5月8日。
12. Darren Byler, “中国西北地区‘再教育’技术的全球影响”, 全球政策中心, 2020年6月8日。
13. AKIPress, “中国总领事否认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政治教育营’的报道”, AKIPress, 2018年2月7日; Gerry Shih, “中国的大规模集中营让人想起文革”, 美联社, 2018年5月17日。
1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查中国的报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18年8月13日; Stephanie Nebehay, “中国驳斥新疆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禁在集中营的指控”, 路透社, 2018年8月13日。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全文: 新疆的人权——发展与进步》(中国,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全文: 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 2016)。
16. Nectar Gan, 《新疆集中营: 中国高官首次详细承认“培训和寄宿”中心的存在》, 《南华早报》, 2018年10月16日; Xiang Bo, 《全文实录: 新疆政府负责人就新疆反恐、职业教育培训接受采访》, 新华网, 2018年10月16日。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疆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国, 2019)。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8年10月24日例行新闻发布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2018年10月24日。
19. “9号文件(ChinaFile 译文): 党的强硬指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前的政治气候?” ChinaFile, 2013年11月8日。

20. Shohret Hoshur 和 Alim Seytoff, "新疆失业维吾尔人强制洗脑班", 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2月7日。
21. "陈全国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新疆维一战线, 2018年12月20日。
22. David Bandurski, "当改革意味着更严格的控制", 中国媒体项目, 2018年3月22日。
23. Samantha Hoffman, "统一战线与中共反宗教的‘人民战争’",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2018年11月28日。
24. Jessica Batke, "监视、镇压和大规模拘留: 新疆的人权危机",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2018年7月26日。
25. 李学军, "新疆宣传部长谈反分裂斗争: 意识形态工作要前移关口," 光明日报, 2014年1月23日。
26. 时事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文: 坚决落实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重点任务," 2019年2月21日。
27. 统战部,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自治区主要媒体赴和田、巴州、伊犁实地采访基层统战工作," 新疆维一战线, 2016年5月24日。
28. Julia Famularo, "'用拳头和匕首打击敌人':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反恐政策", 中国的恐怖主义与反恐: 国内和外交政策层面, 2018年, 牛津大学出版社。
29. 新疆日报"评论: 深刻认识“两面人”的危害," 2017年4月12日。
30. Lily Kuo, 中国面对集中营指控否认侵犯少数民族权利, 卫报, 2018年8月13日。
31.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查了中国的报告",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2018年8月13日。
32. James Liebold, "胡联合与中国新疆政策的急转弯", 《中国简报》第18期, 16(2018): 2020年6月17日访问其网站所得信息。
33. 同上。
34. 李学军, "新疆宣传部长谈反分裂斗争: 意识形态工作要前移关口," 2014年1月23日。
35. "兵团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兵团党委宣传部, 2018年6月13日。
36. Sean Roberts, "假想恐怖主义? 《全球反恐战争与维吾尔恐怖威胁的叙事》", PONARS Eurasia, 2012年3月。
37. 新华社《西方对昆明的报道揭示了双重标准》, 中国日报, 2014年3月3日。
38. 《保障和平、稳定是新疆人权议程的重中之重》, 《环球时报》, 2018年8月12日; Michael Clarke,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新疆的“三大战役”应用", Orbis 63. 2(2019): 187-208, 于2020年6月17日访问其网站所得信息。
39. "中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被故意歪曲: 《中国日报》社论", 《中国日报》, 2018年8月14日。
40. 同上。
41. 《焦点访谈》, 筑牢根基 源头治理, CCTV-13, 2018年10月16日。
42. "西方必须摒弃偏见, 看看真正的新疆: 《中国日报》社论", 《中国日报》, 2019年8月16日。
43. Ben Blanchard 和 Tom Miles, "中国发起反对批评新疆的宣传运动", 路透社, 2018年10月2日。
44. 艾军, "为什么新疆的治理值得复制", 《环球时报》, 2018年11月29日。
45. "反恐, 民主化与人权保护国际研讨会",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19年9月3日。
46. 谢文婷和白云怡, "法国教授赞扬新疆的消除激进主义措施", 《环球时报》, 2019年9月10日。
47. 刘欣, 《双重标准阻碍反恐工作》, 《环球时报》, 2019年7月11日。

48. Jeremy Daum, “新疆法规解释者”, 《中国法律翻译》, 2018年10月11日。
49. 同上。
50. Donald Clarke, “不, 新新疆立法并未使集中营合法化”, 法律, 2018年10月11日。
51. David Shambaugh, 《中国走向全球: 部分权力》(美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2. “新疆的反恐与极端主义与人权保护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年3月。
《新疆职业教育与培训》, 中国日报, 2019年8月17日。
53. Jeremy Daum, “关于拘留的白皮书”, 《中国法律翻译》, 2019年8月20日。
54. 同上。
55. 同上。
56. Blan Blanchard 和 Nick Macfie, “中国官员说新疆的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路透社, 2017年8月25日。“艾力提·沙力也夫: 新疆的形象不容歪曲”, 人民网, 2017年8月25日。
57. 陈旭大使在会外活动“中国新疆的人权进步”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团”, 2019年9月18日。
58. Geoffrey Roberts, “一场中国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反对国际人权的战争”, 《中国变化》, 2020年5月1日。
59. 马才才, “反恐, 反激进主义与人权国际研讨会在日内瓦举行”,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20年3月4日。
60. 同上。
61. “王毅谈 2019 年中国外交: 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尔兰大使馆, 2019 年 12 月 13 日。”
62. “12 国外交使节访问新疆”, 新华网, 2019 年 1 月 8 日。
63. 中国聚焦: 八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高级外交官访问新疆, 新华网, 2019 年 2 月 25 日。
64. 中国聚焦: 七国外交官访问新疆, 新华网, 2019 年 8 月 23 日。
65. 八国联合国特使访问新疆”, 新华网, 2019 年 9 月 3 日。
66. 中国聚焦: 外国外交官访问新疆, 新华网, 2019 年 3 月 11 日。
67. Danielle Cave, Nathan Ruser 和 Fergus Ryan, “映射新疆的再教育营”,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18 年 11 月 1 日。
68. 同上。
69.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 “走进中国新疆的“思想转化营”。BBC 新闻中文“, YouTube, 2019 年 6 月 18 日, 视频, 11: 57; 半岛电视台英语, “中国如何将新疆故事带给中国人”, YouTube, 2019 年 9 月 8 日, 视频, 8:50。
70. Joshua Lipis 和 Alim Seytoff,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说, 对新疆集中营的访问证实了西方媒体的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 2019 年 8 月 29 日。
71. Peter Martin, “中国如何为其拘留穆斯林对世界狡辩”, 彭博社, 2019 年 4 月 20 日。
72. Gene A. Bunin, “99 件坏事: 一个男人在新疆复杂的集中营 2 年的经历”, 《中亚生活艺术》, 2020 年 6 月 30 日。
73. Peter Martin, “中国如何为其拘留穆斯林对世界狡辩”, 彭博社, 2019 年 4 月 20 日。

74. Olsi Jazexhi, “新疆局势：我最近一次访华报道：第一部分”, Youtube, 2019年8月25日, 视频, 30:29。Olsi Jazexhi, “新疆局势：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的报道：第二部分”, YouTube, 2019年8月25日, 视频, 32:51。
75. 阿尔巴尼亚记者关于新疆地方政府违反职业道德的假新闻”, 《环球时报》, 2019年12月3日。
76. Adile Ablet 和 Joshua Lipes, “中国对新疆的镇压报道为‘100%真实’: 约旦记者”, 自由亚洲电台, 2019年9月12日。
77. “高级官员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新疆人权保护成就发表讲话”, 新华社, 2019年6月26日。
78. Cate Cadell, “中国宣称一些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人已经毕业, 并谴责美国的法案”, 路透社, 2019年12月8日。
79. 同上, “中国宣称一些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人已经毕业, 并谴责美国的法案”, 路透社, 2019年12月8日。
80. Naomi Conrad, Julia Bayer, Cherie Chen, “中国在新疆集中营中给维吾尔人虚假审判和定罪”, 德国之声, 2020年6月8日。
81. “王毅谈 2019 年中国外交: 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尔兰大使馆, 2019年12月13日。
82. Nadège Rolland, “中国对新世界秩序的愿景”, 国家亚洲研究局, 2020年1月。
83. Sarah Cook, “北京的全球扩音器: 自 2017 年以来中共媒体影响力的扩大”, 《自由之家》, 2020年,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2020/beijings-global-megaphone>。
84. “沃龙科夫先生访华”,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 2019年6月15日。
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于 2019年6月17日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中国日报》, 2019年6月24日。
86. Elizabeth Chen 和 Roie Yellinek, “中西之间在新疆与人权问题上的‘22比50’外交分歧”, 《中国简报》第19期, 第1期。22(2019): 2020年6月17日访问其网站所得信息。
87. Michelle Nichols, “沙特阿拉伯支持中国新疆政策的信件”, 路透社, 2019年7月18日。
88. Yang Yi, “访谈: 新疆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对青年产生积极影响: 白俄罗斯外交官”, 新华社, 2019年6月27日。
89. 华夏, 《中国聚焦: 来自七个国家的外交官访问新疆》, 新华社, 2019年8月23日。
90. RFE / RL 的哈萨克电台服务,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愤怒地驳斥了新疆的镇压指控”,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2019年5月28日。
91. 法新社 (Agence France-Presse), “新疆维权人士在同意停止继续活动后在哈萨克法院获释”, 《卫报》, 2019年8月16日。
92. 马卓珊 (Alexandra Ma), “巴基斯坦突然停止为大规模压制穆斯林而呼吁。批评人士称, 北京买通了巴基斯坦, 所以它沉默了。” 商业内参, 2019年1月13日。
93. 法新社 (Agence France-Presse), “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新疆集中营表示抗议”, 《南华早报》, 2018年12月20日。
94. 印度新闻基金会, “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没有文化和宗教压制: 巴基斯坦外交官”, 商业标准, 2019年1月24日。
95. Jan Achakzai, “俾路支省可复制新疆为改进和提升模式”, 国际新闻社, 2019年12月7日。

96. Josie Ensor, “沙特王储捍卫中国将维吾尔族穆斯林置于集中营的权利”, 《电讯报》, 2019年2月22日。
97. 同上。
98. 外长理事会, 《关于非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决议》, 伊斯兰合作组织, 2019年3月1日。
99. Yu Rou, 《新疆给外媒资深编辑留下深刻印象》, 新华网, 2018年7月29日。
100. Yu Rou, 《中国聚焦: 24国记者访问新疆》, 新华社, 2019年7月23日。
101. 《中国日报》, 《印尼和马来西亚记者访问新疆》, 《中国日报》, 2019年3月2日。
102. 同上, 《中国日报》, 2019年3月2日。
103. FMT 记者, “中国大使馆拿下整版广告以示其‘关心’维吾尔人”, 《今日马来西亚自由新闻》, 2019年2月1日。
104. Xiao Qian, 《新疆, 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雅加达邮报》, 2018年9月25日。
105. Amy Chew, 《在马来西亚, 中国关于新疆维吾尔人的宣传攻势引发愤怒》, 《南华早报》, 2019年12月20日。
106. 刘晓明, 《新疆的和谐基于三个原则》, 《金融时报》, 2018年8月20日。
107. “中国驻英国大使称维吾尔人集中营”不属实”, 《天空新闻》, 2019年10月1日; 《刘晓明大使今晚接受天空新闻独家现场采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 2019年10月2日。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 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大会, 2015年12月24日。
108. 《科伦坡公报》工作人员, 《新疆问题指控不断, 中国寻求斯里兰卡支持》, 《科伦坡公报》, 2019年7月20日。
109. Ben Packham, “中国大使说, 我们的经济奇迹实现了澳大利亚梦”, 《澳大利亚周末报》, 2019年10月1日; Sophie McNeill (@Sophiemcneill), “可耻。中国大使上了@澳大利亚人报的头版, 声称被拘留的人数多达200万……” 2019年9月30日 8:04分, 推特。
110. “文字稿: NPR 对中国驻美国大使的采访”, NPR, 2019年10月1日;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和 Jonathan Swan, “中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军事实验室冠状病毒的阴谋”, Axios, 2020年3月22日;
111. Joanna Chiu, “中国官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校区演讲中为新疆集中营狡辩”, “多伦多星报”, 2019年10月11日。
112. Jeremy Nuttall,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为其决定接纳提倡推广穆斯林集中营的中国学者辩护”, “《多伦多星报》”, 2019年5月28日; James Liebold, “动荡的幽灵: 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拘捕战略”, 中国领导力监测, 2019年3月1日。
113. Ravi Velloor, “谈到亚洲: 在维吾尔族再教育营内”, 《海峡时报》, 2019年7月5日。
114. Ikenna Emewu, “中国、联合国、新疆恐怖主义挑战与世界”, 尼日利亚, 2019年10月16日。
115. Jintana Panyaarvudh, “受训者还是被拘留者?”, 泰国国家, 2019年7月8日。
116. Azad Essa, “中国正在买通非洲媒体使其沉默”, 外交政策, 2018年9月14日。
117. 同上。
118. Karina Barbesino 和 Kristine Lee, “挑战中国争取应用程序主导权”, 新美国安全中心, 2020年1月22日;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中国取自俄罗斯的假信息手册”, Axios, 2020年3月25日。
119. Ryan Gallagher, “Twitter 帮助中国政府宣传了镇压维吾尔人的假信息”, 《拦截》, 2019年8月19日。

120. 《环球时报》 (@globaltimesnews), “为什么长者们流眼泪? 因为中国通过医疗服务实施了脱贫……”, Twitter, 2019年7月4日, 晚上10:36。
121. Elise Thomas (@elisethoma5), “僵尸机器人, 僵尸机器人, 僵尸机器人...虚假帐户仍在继续推动……”, Twitter, 2019年12月8日, 晚上9:50; Josh Russell (@josh_emerson), “总体而言, 我最终收集了690个机器人帐户”, Twitter, 2019年8月19日, 上午7:49。
122. Zak Doffman, “中国的强烈反对: Facebook 和 Twitter 警告说‘您可能会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报告’”, 《福布斯》, 2019年8月21日; Emily Feng, “中国如何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散布有关香港的假信息”, 《国家公共政策报告》, 2019年8月20日。
123. Twitter 安全部门, “公开我们已删除的与国家相关的信息运营网络”, Twitter 博客, 2020年6月12日。
124. “白皮书: 新疆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绝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在CGTN的Facebook上发布。2019年8月16日[无效]。马来西亚外交官说: “我们在这次访问中看到的東西与某些西方媒体报道相反, 新疆正在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CGTN的Facebook上发布。2019年1月9日[无效]。
125. Sigal Samuel, “中国向 Facebook 和 Twitter 付费以帮助传播反穆斯林宣传”, 沃克斯, 2019年8月22日。
126. Ryan Mac, “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这些新的 Facebook 广告希望您相信新疆的穆斯林集中营非常棒”, BuzzFeed 新闻, 2019年8月20日。
127. Arslan Hidayat, (@arslan_hidayat), “这个勇敢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女孩, 仍然居住在#新疆又名#东突厥斯坦, 她说她的四个亲戚都在#中国的#集中营#里……”, Twitter, 2019年8月18日, 早上7:06。
128. Eva Dou 和 Philip Wen, “维吾尔人用视频吸引人们对他们的失踪家庭成员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 2019年8月19日。
129. Isobel Cockerell, “TikTok 如何打开进入中国警察国家的窗口”, CodaStory, 2019年9月25日。
130. Isobel Cockerell, “新疆的 TikTok 抹去了维吾尔族遭受迫害的证据-Coda 跟进”, CodaStory, 2020年1月24日。Markus Sherman, “中国的 TikTok 等同功能禁止人们说广东话吗?”, 拉迪, 2020年4月3日。
131. Leo Kelion, “青少年的关于中国穆斯林集中营的 TikTok 录像带风靡一时”, BBC 新闻, 2019年11月26日。
132. Lily Kuo, “TikTok 的‘化妆教程’呼吁大家采取行动关注中国对待维吾尔族人而广为传播”, 《卫报》, 2019年11月26日; Tanya Basu, “这个女孩的 TikTok‘化妆’视频因讨论维吾尔人危机而广为传播”,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 2019年11月27日。
133. Lily Kuo, “TikTok 为屏蔽了一名少年在化妆教程掩护下发布的关于新疆的视频而道歉”, 《卫报》, 2019年11月28日; Sam Biddle, Tatiana Dias 和 Paulo Victor Ribeiro, “无形的审查制度: TikTok 告诉版主禁止‘丑陋’或贫穷的人发表文章, 以吸引新用户”, 《拦截》, 2020年3月16日。
134. Mesut Özil (@MesutOzil1088), “#HayırlıCumalarDoğuTürkistan”, Twitter, 2019年12月13日, 上午5:50。
135. John Sinnott, “在梅苏特·厄齐尔 (Mesut Ozil) 表示对维吾尔人的支持后, 中国官方媒体停止了对阿森纳游戏进行电视报道”, CNN, 2019年12月16日。
136. Lawrence Ostlere, “在梅苏特·厄齐尔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遭遇发表评论后, 他被从《PES 2020》的中文版中删除”, 《独立报》, 2019年12月18日。
137. Nick Ames, “阿森纳在 Mesut Özil 发表关于维吾尔族的困境的言论后与他划清界限”, 《卫报》, 2019年12月13日。

138.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曝光：中国针对大规模拘禁和逮捕的算法操作手册”，国际调查记者协会，2019年11月24日。
139. Nik Martin, “中国：在新泄漏的文件中披露的维吾尔集中营里的极端洗脑活动”，德国之声，2019年11月24日；
140. Gabriel Crossley 和 John Ruwitch, “中国新疆集中营的更多秘密泄露给外国媒体”，路透社，2019年11月25日。
141. 维吾尔人权项目, “思想转变：和田墨玉县的大规模拘留记录”，维吾尔人权项目，2020年2月；Adrian Zenz, “墨玉名单：北京在新疆的拘捕行动剖析”，《政治风险杂志》第8期，第2期（2020年）：2020年6月18日访问其网站所得信息。
142. “中国攻击西方对新疆的报道纯属伪造”，《海峡时报》，2019年11月18日。
143.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 “中国对关于新疆集中营“中国电缆”文件泄漏的反应”，《卫报》，2019年11月24日。
144. “官员：新疆‘名单’恐怖骗局”，《中国日报》，2020年2月24日。
145. 同上。
146. 《中国日报》 (@ChinaDaily), ““不要破坏我的美好生活，并故意干涉我们的一切……”，Twitter，2020年2月23日，2:30 AM；Adrian Zenz (@adrianzenz), “突破：北京表明它拥有#墨玉名单——独立于我们……”，Twitter，2020年2月23日，上午5:32。
147. Nicole Bozorgmir 和 Isobel Yueng, “泄漏：秘密文件显示了中国如何针对穆斯林开展“再教育”营及其对其家庭进行监控”，VICE，2020年2月17日。
148. 《环球时报》，“泄露的新疆文件很可能是由外国情报机构伪造”，2020年2月18日。
149. 同上。
150. Marije Vlaskamp, “北京的惊天秘密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de Volkskrant，2019年12月18日。
151. Claire Moses, Elian Peltier 和 Edward Wong, “‘我已经把一切都说了’，”吹口哨者在《中国镇压》中说，《纽约时报》，2019年12月7日；Marije Vlaskamp, “北京的惊天秘密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de Volkskrant，2019年12月18日。
152. “阿卜杜拉赫布(Abdulaheb)应警惕来自西方的风险，”《环球时报》，2019年12月9日。
153. “散布维吾尔人被拘留谣言的学者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发言人，”《环球时报》，2019年12月3日。
154. 法新社和在线记者, 《中国就新疆集中营发起宣传攻势》，《曼谷邮报》，2019年12月9日。
155. Erin Handley, 《安然无恙？中国发起宣传闪电战，诋毁维吾尔族#StillNoInfo 运动，”ABC，2020年1月17日。
156. “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关于新疆的纪录片保持沉默？”，CGTN，2019年12月10日。
157. Aybek Ashkar 和 Jia Cui, 《新疆否认有关维吾尔人护照的报道》，《中国日报》，2020年4月3日。
158. 同上，《中国日报》，2020年4月3日。
159. Kurban Niyaz, “新疆意识形态大清洗中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家被捕”，自由亚洲电台(RFA)，2017年11月2日。
160. “外交部发言人哈米·阿克索伊(Hami Aksoy)先生就严重侵犯维吾尔族土耳其人人权和民间诗人阿不都热依木·海依特逝世一事答记者问的声明”，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2019年2月9日。
161. Lily Kuo, 《中国发布关于被指已死于羁押的维吾尔族诗人视频》，《卫报》，2019年2月11日。

162. 同上, 《卫报》, 2019年2月11日。
163. 刘欣, “新疆驳斥分裂国家的谣言, 表明其透明度”, 《环球时报》, 2020年1月11日。
164. “紧急行动更新: 维吾尔族活动分子的30名亲戚仍被拘留”, 国际特赦组织, 2019年7月15日; 热比娅·卡德尔, “热比娅·卡德尔质问《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能向我展示我正在寻找的所有亲戚?”, 国际维吾尔人权和民主基金会, 2020年1月11日。
165. Hui'ao Cui and Siyuan You, “新疆最新动态: CGTN发现 Mihrigul Tursun(米娜)的说法是错误的”, CGTN, 2019年3月14日。
166. 《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新闻), “美国'女性勇气奖'获得者赛拉古尔·绍伊巴依被列入通缉名单.....” 2020年3月12日凌晨2点50分, Twitter。
167. 范凌志、刘欣, 《所谓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的亲属抨击蓬佩奥的关于新疆穆斯林被拘留的说法》,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11日。
168. Alfred_Uyghur (@Alfred_Uyghur), “他们还是没有给我看我的父亲, 连他的照片都没有!!!” 中国, 如果你这么想抹黑我.....”, Twitter, 2019年11月16日, 11:16PM。
169. Michael Babaro 和 Paul Mozour, “一个女人在中国集中营中的经历”, 《纽约时报》, 2019年12月9日。
170. Paul Johnson, “假新闻, 审查制度, 冠状病毒和种族主义: 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Q + A 节目中‘火上浇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2020年2月24日。
171. Alan Weedon, “澳大利亚儿子的维吾尔族母亲回应了中国外交官在 Q + A 节目中的评论, ”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2020年2月25日。
172. Samira Imin (@SamiraImin): “这是关于我父亲的证词。请帮助我拯救我的父亲.....”, 推特, 2020年1月4日, 下午 2:41。
173. 《中国日报》(@ChinaDaily), “最近, 海外反华势力欺骗了伊敏詹·塞丁((Iminjan Seydin))的女儿.....”, Twitter, 2020年5月4日, 上午 6:03。
174. “紧急行动: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官方媒体中”, 大赦国际, 2020年5月11日。
175. Aysha Khan: “维吾尔族妇女在呼吁释放其父亲后, 通过中国官方媒体听到了关于父亲的消息, ” 《宗教新闻社》, 2020年5月6日。
176. 《中国日报》(@ChinaDaily), “在最近的 PBS 纪录片中,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Gulziyan Taxmamat 声称.....” Twitter, 2020年5月5日, 凌晨 2:30。
177. Gulchehre Hoja, “她可能被释放了, 但她仍在被监视中: 维吾尔族曾被集中营者的姐姐说”, 自由亚洲电台, 2020年5月5日。